



恩 格 斯

論 原 始 基 督 教 史

3
B

研究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論 原 始 基 督 教 史

何 封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 北京

F. ENGELS
ZUR GESCHICHTE DES URCHRISTENTUMS

俄文 K.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О Религии;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苏联国家政治
书籍出版社 1955 年联文版马恩恩格斯“宗教教义”) 编出

恩 格 斯
論原始基督教史
何 封 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 號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3}{4}$ · 字数 37,000

1954 年 5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4,000 定价 (元) 0.20 元

统一书号 1001·472

目 录

一	布魯諾·鮑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1
二	启示录·····	13
三	論原始基督教史·····	21

布魯諾·鮑威爾^①和原始基督教

四月十三日，柏林死了一個人，這人早先曾發揮過一個哲學家
和神學家的某種作用，後來在許多年間，差不多一直給忘掉了，而
仅是偶爾被當作一個“文壇怪杰”逗引起公眾注意。官方的神學家
們——列南^②也是其中的一個——曾抄襲過他的東西，因而一心
一意地要抹煞他。可是，他們的成就一總說來也不及他來得大，而
且，在我們社會主義者也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即基督教的历史起源
問題上，他的貢獻比他們的總貢獻也大得多。

借着他死的机会，我們且來扼要地談一下這個問題的現狀，以
及鮑威爾對於解決這個問題作了些什麼。

把一切宗教、因而把基督教、看作欺騙者的虛構，這是從中世
紀自由思想家時代起一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派止的占主導地位的看法。
自從黑格爾給哲學提出任務要在全世界歷史里指出理性發展
以來，這種看法已不再能使人滿意了。

① 布魯諾·鮑威爾 (Bruno Bauer, 1809—1882)——德國的神學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爾派領袖之一。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他成為俾斯麥的支持者。他
寫出不少論政治和論歷史的著作，特別是關於基督教歷史的著作。他的反科
學的唯心觀點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予
以嚴厲的批判。——譯者注

② 列南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國的神學家和史學家，唯心論者，他
反對巴黎公社和民主主義。著有“耶穌傳” (1863) 和“基督教發生史” (八卷，
1863—1893)。——譯者注

很明白，如果是自发地产生的宗教，比如說黑人的拜物教或亚利安人的普通原始宗教，其兴起并没有什么欺騙存乎其間，但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僧侶的欺騙也会很快地成为不可避免的。作为人的創作結果的宗教，除它所特有的純真的狂热外，当其創立时，就已經不会是不带欺騙和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基督教一开始就提供了很不坏的这样一种范例，如鮑威尔在“新約”批判中指出的。不过它仅只确定一般現象，而沒有說明具体情况，而这里所要論及的正是这种具体情况。

对于征服了羅馬世界帝国并把大部分文明人类支配了1800年的一种宗教，并不能只說它是騙子們捏造出来的胡說就完事。要了解它，必須首先能够就它产生并达到支配地位的那些历史条件來說明它的发生和发展。特別对基督教說来是如此。須知这里要解決的問題是，羅馬帝国的人民大众何以宁願要这种胡說，且又为向奴隶和受压迫者所宣讲的胡說，而不要其他一切宗教，竟使得怀野心的君士坦丁^①相信，采用这一种胡扯的宗教，是升至羅馬世界专制君主地位的一个最好的手段。

布魯諾·鮑威尔对于解决这一問題的貢獻比之其他任何人都大得多。福音书^②的时间先后和彼此間的关联，已經由韦尔凱^③用純語学的方法給以确定，而鮑威尔又从福音书的内容出发，予以无可辯駁的证明；不管1849年以后反动时期的那疑信參半的神学

① 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 約286—337)——羅馬皇帝(306—337)，313年他发布寬容基督教的“米兰敕令”；325年在尼察召集第一次宗教會議。——譯者注

② 福音书——非基督教“聖經”“新約”的前四部书，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譯者注

③ 韦尔凱(Christian Gottlieb Willeke, 1786—1854)——德國的神学家和“聖經”研究者。——俄文版編者注

家們如何頑固地反对。他完全揭露了施特勞斯^①的那種模糊不清的神話說的非科學性，照施特勞斯的神話說，每個人都可以各隨所好地把福音書的各種故事當作是歷史的東西。假如，這麼一來，弄得福音書的整個內容里可以證明其歷史真實性的東西幾乎完全不剩了——乃至可以宣稱耶穌基督本身的历史存在也是有疑問的了——那麼，鮑威爾正是借此首先掃清了一塊土地，使得下述問題有可能在這上面得到解決：在基督教里形成一種體系的那些觀念和思想是從哪里來的？這些觀念和思想又何以會達到支配世界的地位？

鮑威爾畢生從事於這問題的研究。他的研究所得的結論是，有一個亞力山大的猶太人斐倫^②，在我們的紀元四十年間，他年紀已經很大了而尚在活着，這個人便是基督教的真正父親，而羅馬的斯多葛派哲學家辛尼加^③則可以說是它的叔叔。我們能看到的許多據說是斐倫寫下的著作，事實上是寓言式地和合理主義地了解下的猶太傳說和希臘哲學即斯多葛派哲學的混合產物。這種東西方思想的調和，實質上便已經包含了基督教的一切觀念：人生來是有罪的；“道”（Logos）——神的話語（Wort），這種話語本身即是神——是神和人的中介；表示懺悔的方式不是拿動物來獻祭，而

① 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3—1874）——德國的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家 and 神學家。他在他所著的“耶穌傳”（二卷，1835—1836）中認為福音書所傳關於耶穌的故事不足信。他不把耶穌當作神，而認為是一個普通的人。他的政治觀點是反動的。1866年以後，他成了一個民族自由主義者。——譯者注

② 斐倫（Philon, 約公元前20—公元54）——和耶穌同時代的一個猶太神學家。他是以寓言解釋“聖經”的首創者。他認為“道”（Logos）即“神的启示”，即“神的兒子”，即第二個“神”。他的學說移入基督教即成為“約翰福音”第一章所說的“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譯者注

③ 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 約公元前3—公元65）——所謂“新”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侍奉於羅馬宮廷，是尼祿皇帝的先生。——譯者注

是要向神献自己的心；最后，还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在倒轉着所有已往的事物秩序，在穷人、受难者、奴隶和被拋棄者中間招收它的徒众，而对富人、有势力分子、特权人物則是鄙視的，而因此也就輕視一切人世間的欢乐，并禁止肉欲。

从另一方面說，奥古斯都^①早就关心着，不仅要有一个神人，而且还要有一种所謂处女怀孕，成为国家制定的公式。他不仅要求对該撒^②以及对他自己尽事神之礼，而且还发出敕令到处傳布說，他，奥古斯都·該撒·“迪福斯”(Divus)神，不是人父的儿子，而是由母亲受胎于爱普罗神^③所生。这爱普罗神不是已經和海涅^④所歌唱的那个神^⑤有着亲族关系了嗎？

我們看，皇穹宇里只缺少最后的一块拱心石——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輪廓已經准备好了；所缺少的是，人化的“道”化身为一定的人和他在十字架上充当贖罪的牺牲以拯救有罪的人类。

在历史上，在斯多葛斐侖的理論中，这最后的一块拱心石是怎样安放的呢？关于这，我們沒有足資信考的材料。但有一件是无可怀疑的：它不是由哲学家們，斐侖的門徒們或斯多葛派来安放的。宗教是由身感宗教需要并了解群众宗教需要的人們所建立的，而通常具哲学教养的人却恰巧沒有这样的感觉。反之，在全面瓦解的时代里——例如在我們的时代里——却到处都可遇到具下

① 奥古斯都(Augustus Octavianus, 公元前 63—14)羅馬的第一代皇帝。

——譯者注

② 該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44)——有名的古羅馬執政官及統帥，“高卢战記”的作者。——譯者注

③ 爱普罗(Apollo)——古希臘所信奉的太陽神，他掌管詩歌、音乐、医疗、預言等。——譯者注

④ 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國的偉大詩人和政論家，他曾猛烈地攻击过封建秩序、教会和资产阶级的伪善。——譯者注

⑤ 恩格斯指的是海涅的“爱普罗神”(“Der Apollgott”)一詩。——俄文版編者注

等庸俗化形式的哲学和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假如最后形式的、特别是伊壁鸠鲁派的希腊古典哲学曾走向无神论唯物主义，那末希腊的庸俗哲学却得出一个关于单一的神和人类灵魂不死的说教。由于和异方人和犹太人混合和交往而合理地庸俗化了的犹太教，也正是这样，结果是略去繁重的仪式，把先前的纯犹太民族神耶和華(Jahweh)^① 转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创造主，并采用与犹太教本来毫无关系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便遇上献给她现成的单一神的庸俗宗教。这样也就准备好了一块土地，使犹太人在这上面能够对那样庸俗化的斐侖思想加工以建立基督教，而它一经建立就能为希腊罗马人所接受。基督教正是产生于通俗化的斐侖思想而非直接产生于斐侖本人的著作，其明证是，“新约”差不多把这些著作的最重要部分，即旧约故事之寓言式的及哲理的解释，完全略去了。对问题的这一方面，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

最初形式的基督教是个什么样子？讀讀所謂“約翰的启示录”就可以有一个观念。粗野的、荒唐的盲目信念，教条——还只是萌芽，可是从所謂基督教道德而来——只不过是禁制肉欲；另一方面，却有的是很多很多的幻象和预言。教义和道德的形成这已经是較晚的事，是在福音书和所謂使徒书^③ 写出的时候的事。这方面也很不客气地利用了——至少在道德方面是如此——斯多葛派

① 如埃瓦尔德^②已经证明的，希伯来文的 Jahweh (上帝) 这个字，禁止隐出声来，犹太人用嵌进以音和音符的写法，把代替这个字讀音的 *Adonai* (我主) 一字的母音写在这个字的子音下面，于是后来开始讀成 *Jehovah*。所以这个字并不是一个神的名字，而是粗鲁的文法錯誤；这个字在希伯来語中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原注

② 埃瓦尔德 (G. Ewald, 1803—1875) 德国的东方学家和神学家。——譯者注

③ 使徒书——“新约”的一个部分，由“罗马人书”到“犹大书”，通常叫作“二十一使徒书”。——譯者注

哲学，特别是辛尼加的。鲍威尔证明，那些书信差不多常是逐字逐句地从辛尼加那里抄襲来的。实在說来，这对正統基督信徒也是很显眼的，不过他們却坚持說，这倒是辛尼加抄襲了当时根本还没有写出的“新約”。教义学一方面是和积累下的关于耶穌的福音傳說有关連地发展起来的，另方面，它是在犹太人出身的基督徒和異教徒出身的基督徒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能取得胜利和支配世界的原因，鲍威尔也同样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資料。但在这里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给了他一个障碍，使他不能够看得清楚和表述得明确。他往往在具有决定性的地方用詞藻代替了事情的本质。因此，我們不詳細論述鲍威尔的見解，这里我們最好还是闡明一下我們自己对于这一問題的看法。我們的看法不仅是以鲍威尔的著作为根据，并且是以独立的研究为根据的。

羅馬的征服，在所有被征服国土里，首先是直接摧毁了先前的政治秩序，随后又間接摧毁了旧的社会生活条件。它是这样摧毁的：第一，代替原先的等級区分（且不談奴隶制），它制造出一方是羅馬公民、一方是非公民或国家臣民的这种简单的差別；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羅馬国家名义征收苛稅。在帝国时代，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各屬地总督之狂暴的致富欲望曾尽可能地設立过一种限制，现在代替这种限制，为了充裕国库，出現了一些作用越来越强、扭得越来越紧的賦稅压榨机器——即出現了造成可怕毁灭的榨取手段。最后，第三，羅馬人法官到处都是根据羅馬法律来判決，而地方的社会秩序只要和羅馬的法律秩序不一致，便被宣布为无效。这三条杠杆当然会发生极其强大的作用，要把一切都划一，特别是这些杠杆在将近两世紀之內所应用上去的人民，他們最强的代表或者已經給引向奴隶制或者在征服前、征服中、时常也有

是在征服后的那些战斗中給消灭了。各省的社会关系越来越接近于首都和意大利的那种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为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是成分和民族极不相同的混合物：富人，其中有不少是解放了的奴隶（参看彼得洛尼^①）。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兼具两种身分的人，如基督教的叔叔辛尼加；无产的自由民——在罗马，吃喝玩乐由国家供給，而在各屬地則由他們自己照管自己；最后是广大的奴隶群众。就其对国家即对皇帝來說，前两个阶级也都差不多沒有权利，就像奴隶对主人一样。特别是由提庇留^②到尼禄^③那个期間里，为了攫取罗马富人的錢財而把他們判处死刑成了普遍現象。军队是政府的物质支柱，它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倒很相像德国的雇佣兵；而精神的支柱則是一种普遍的說教，說在这种情况下沒有出路，說即令沒有某个皇帝，建立在軍事統治之上的皇帝权力也还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种說教所根据的純物质的事实是什么，这里沒有篇幅細說了。

普遍的心情淡漠和道德墮落，与普遍地无权和喪失对秩序可能得到改善的希望相照应。还活着的少数具有旧贵族积习和旧贵族思想方式的罗马旧人，或是給消灭掉了，或是死去了，塔吉特^④算是他們最后的代表者。其余的人是快乐的，假如能够完全离开社会生活的話。他們的生活里充滿着发财，斗富，庸人的造謠和勾心斗角。无产的自由民，在罗马是些国家年金的領受者，而在各屬地却处于极困苦的地位。他們当然要作工，而且还要和奴隶劳

① 彼得洛尼(Arbiter Petronius, 9-66)据說是尼禄时代“諷刺”小說的作者，他刻画了当时解体中的罗马社会。——譯者注

② 提庇留(Tiberius, 公元前42—公元37)——羅馬皇帝(14-37)。——譯者注

③ 尼禄(Nero Claudius, 37-68)——羅馬皇帝(54-68)。——譯者注

④ 塔吉特(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約公元55-120)——記載古代日耳曼人社会經濟生活的羅馬史學家。——譯者注

动竞争。但这些只是在城市里居住的。和他們并排的，在各屬地还有农民——自由土地所有者（有些地方甚至还带有土地公有制）——或如在高卢那样的給大地主当债务奴隶的农民。这阶级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要算是最少的了；它反对宗教改革也最久^①。最后是沒有权利也沒有自由的奴隶，他們不能够得到解放，这已經由斯巴达克^②失败表明了；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們大多数原先都曾經是自由民或者是自由民的儿女。所以在他們中間，大多还保留有活生生的反对其生活条件的仇恨；虽然对外界也是无力的。

我們將看到，当时的思想家的性质也是和这一切相照应的。哲学家們，或者是些单只挣錢的教书先生，或者是些靠游手好閑的富人們給薪水的帮閑者。有些或竟是奴隶。当景况好的时候，他們会怎么样，这可以由辛尼加先生的例子來說明。这位宣讲操守和节制的斯多葛派学者是依附尼祿宫廷的头号阴谋家，要不是奴顏婢膝，是行不通的；他曾得到尼祿恩賜的金錢、田产、庭园、宅第；他常宣讲福音书里拉撒路^③的貧穷，而实际上他自己却正是这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在尼祿打主意要扼他喉嚨的时候，他才請求皇帝把一切的恩賜都收回去，因为他的哲学已經使他滿足了。哲学家中只有很少几个人像伯尔西^④那样至多用諷刺的鞭子打过墮落了的

① 依照法尔麦拉耶尔^②的意見，在美因娜（伯罗奔尼撒），农民在第九世紀时还向宙斯供奉祭品。——恩格斯原注

② 法尔麦拉耶尔(Fallmerayer, J. P., 1790—1861)——索方旅行家，1848—49年間曾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因参加法兰克福議會解职。著有“摩利亚半島史”等。

——譯者注

③ 斯巴达克(Spartacus)——羅馬最大的一次奴隶暴动(公元前73—71)的領袖。

——譯者注

④ 拉撒路(Lazarus)——“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到关于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的寓言，这是那个穷人的名字。——譯者注

⑤ 伯尔西(Flaccus Persius, 34—62)羅馬的諷刺家，屬斯多葛派。——譯者注

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种思想家——法学家——他们对新秩序是很高兴的，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碾平使他们能够给全世界制出他们自己所喜爱的那种私法；而且他们还给皇帝编定一种向来所没有的、最无耻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连同各民族的政治、社会特点一起把各民族特有的宗教也葬送了。所有古代的宗教都是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后来则是民族宗教，这些宗教是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与之紧紧相结合的。一旦摧毁了它们的这个基础，打破继承下来的社会形式、照传统保存着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的独立性，那么，不用说，也就摧毁了与之相连的宗教。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而且在古代这也是一般的规律——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把东方的宗教仪式移植到罗马，这只能损害罗马的宗教，但不能防止东方宗教的衰落。只要民族神已不再能保障其民族的独立、自主，它自己也就会灭亡。到处都是如此（农民例外，特别是在山区里）。庸俗哲学的启蒙运动——我几乎要说成福尔泰^①运动——是在罗马和希腊所做的事，而在各属地则是实行罗马奴化政策，并以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流氓（Lumpen）来代替那以自由自豪的人。

物质的和精神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是不堪忍受的；将来呢，也许更加可怕。没有出路。绝望，或在最下等的感官的享乐中求解脱，至少是能如此的那些人是如此，但这样的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对其他的人们说来，除了呆呆地向无可避免的情势屈服，就别无其他了。

① 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的哲学家和作家，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对天主教曾予以猛烈的抨击，但却认为宗教实践在保障秩序和约束普通人民上是有益的。——译者注

但在各階級中，當然也會有相當多的人，他們在物質解放上已經絕望了，却另去尋求精神的解放，尋求那會使他們免于完全絕望的、意識上的安慰來代替它。無論是斯多葛派或伊壁鳩魯派哲學，都不能給予這種安慰，第一，因為這是些哲學體系，因而不是為普通人的意識打算的，第二，因為這些學派信徒的生活方式惹起人們對這些學派學說的不相信。為了提供安慰，必須要填補的不是失去了的哲學，而是失去了的宗教。安慰當然就要以宗教的形式出現，也像一切應當抓取群眾的東西一樣——在當代是如此，而且一直到十七世紀都是如此。

不用說，在狂熱地企求這種精神安慰、企求由外在世界逃奔到內在世界的這些人們中間，大多數應該是奴隸。

也就是在這個經濟、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時代里，基督教出現了。它是同存在到當時的一切宗教堅決對立起來而出現的。

在存在到當時的一切宗教中，儀式如何，是一個主要的事項。單凭參加獻祭和參加行列，在東方更凭遵守關於就食和洗滌方式的詳細規定，便可證明其屬於某一宗教。而當時羅馬和希臘在這方面表現出寬容的時候，在東方却厲行着一種宗教禁忌制度，這種制度大大地促成了終於到來的衰亡。兩種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猶太人、加勒底人）不能夠在一起吃、喝，不能夠共同作極其平常的事情，幾乎也不能夠彼此談話。這種人與人的分離是古代東方滅亡的基本原因之一。基督教沒有任何標明區別的儀式，甚至沒有古典古代的獻祭禮和行列儀式。這樣，由于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各自都有的儀式，無區別地對待一切民族，因而基督教本身遂成為第一個可能的世界宗教。具新的萬有之神的猶太教，也曾企圖成為世界宗教。但以色列的兒女一直是信奉者和行割禮

者中間的貴族；就拿基督教來說，在它成為真正的世界宗教之前，也必須先剷除猶太人出身的基督徒优越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所謂“約翰启示录”中依然占优势）。另一方面，伊斯兰教要保持其特殊的东方的仪式因而它的傳播地域也就只限于东方及阿拉伯伯都兩人所征服和新定居的北非洲。这里它能夠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但在西方却不能。

第二，基督教极力播動在无数人心中必將得到回响的那根弦。对于艰苦时代和普遍的物质、精神貧乏的一切訴怨，基督教的罪惡意識答复道：是呵，是这样的，也不能是别样的；在世界的邪惡中你自己是有罪过的，你們都是有罪过的，是你和你們自己的內心的邪惡！哪里会有人能够对此加以否认？“罪在于我！”無論哪个人都不能不承认，在一般的不幸中他自己的罪过是有分的，而这种承认便成為基督教同时所宣稱的精神拯救的前提。而这种精神拯救是这样拟定的，即它使任何一个旧宗教社團的成員都能易于了解。贖罪的献祭能求得被触犯的神祇寬宥，这是所有这些旧宗教本来都有一种想法。那么这岂不就是一块有利的土壤，使人能把握那种中保觀念，即中保善意地献出自己，借此一举而永远贖去世人的一切罪惡？这样，对于人們在普遍的邪惡里自己有罪的那种到处傳布的感情，基督教証就每个人的罪惡意識予以鮮明的表現；同时并就其奠基者的献身，它造出一切人都易于了解的一种脱离邪惡世界的、內心的解救形式，一种大家都热切企望的意識上的安慰的形式。这样基督教便又証明它能够成为一种世界的宗教——而且恰恰是適合于当前世界的宗教。

所以，在曠野中虽有千百个先知和傳道者，他們当时建立了无数之多的新的宗教尋常，但只有基督教的奠基者获得成功。不仅巴勒斯坦，而且在整個东方，都滿是这样的宗教奠基者在那里蠕動

蠅飛，而支配其間的，可以說，正是思想上的达尔文的生存競爭。基督教所以勝利，主要是由於上面所闡明的那些因素。至於它在自己的宗派鬥爭中，在其與異教徒世界的鬥爭中，如何循着自然選擇的道路，逐漸完成其世界宗教的身份——前三個世紀的教會史即是其最詳細的說明。

刊于「社會民主黨人報」，蘇黎世，1882年
5月4日第19期及5月11日第20期。

启 示 录

凭历史学和语言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著作的时间、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这种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尽可能力求把它保守秘密以外，几乎是不为任何人所知的。

这种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那少量由它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完全免于成见和妥协自豪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它又仍然是基督徒的。这些书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通过圣灵对人性的神的启示，等等。这样，杜平根学派^①（鲍威尔、葛弗莱勒等人）在荷兰和瑞士以及在英国便获得较大的成功，假如有进一步研究的愿望的话，则追随于施特劳斯之后。人所熟知的恩奈斯特·列南（他仅仅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全然非历史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冗长的议论的美学感伤情调和给它们装样子的那种无味的文字，算是属于他的。

恩奈斯特·列南确实也有说得好的：

“假如你想清楚了解最初的基督教教会是什么，那么你别把它

① 杜平根学派是十九世纪前半叶鲍威尔所创的圣经研究者和批评者的学派。这个学派从信徒方面对福音书作合理主义的批判，其特色是不彻底，力图保持圣经的某些原理，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可以信考的事实。但这些研究者却不知不觉大大地破坏了圣经作为可信考的史料的威信。——俄文版编者注